

世界经典名著

尤利西斯

(三)

〔爱尔兰〕乔伊斯 著

刘敏芳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三部	1
第十四章.....	1
第十五章.....	53

第三部

第十四章

朝右走向霍利斯街。朝右走向霍利斯街。朝右走向霍利斯街。

光神啊；日神啊，霍霍恩啊，将那经过胎动期，孕育于子宫之果实赐与我等。光神啊，日神啊，霍霍恩啊，将那经过胎动期、孕育于子宫之果实赐与我等。光神啊，日神啊，霍霍恩啊，将那经过胎动期、孕育于子宫之果实赐与我等。

呼啦，男娃啊男娃，呼啦！呼啦，男娃啊男娃，呼啦！呼啦，男娃啊男娃，呼啦！

最精通教义故最能赢得众人尊重，精神崇高且值得骄傲之人士所经常倡导，并得到社会公认之见解乃是：只要其他情况未起变化，一个民族之繁荣兴盛并非取决于其表面之光辉，乃取决于该民族对繁衍子孙所寄予之考虑及改进之程度。缺乎此，即构成罪恶之根源。今幸有此寄予，则能确保获得万能大自然之纯洁恩泽。倘有人于此主张毫无所知，彼对诸事之认识（即有识之士视为裨益良多之研究）必极为肤浅，绝非贤人也。此乃一般世人之观点。盖凡能认识重要事物者，必知表面之光辉无非掩盖其内在之虚弱而已。且不论何等蠢人亦应省悟：大自然赐予之所有



恩惠，均无法与繁殖之恩惠相比拟，故一切正直之市民皆须对同胞劝诫忠告，并为之焦虑，惟恐本民族过去所开创之辉煌业绩，日后不能发扬光大也。倘因风俗之愚昧，对世代相传之光荣习惯加以轻视，否定其深远意义，从而对有关分娩作用之崇高要义等闲视之，岂不令人深恶痛绝哉！盖此要义系天主所做繁殖之预言及对减少繁衍之警告，并命令全人类遵照行事，使之做出承诺。

因此，据杰出之史家所云，在本质上毫无值得珍视之物，亦从未珍视过何物之凯尔特人中，唯医术受到极高推崇，亦不足为奇。举凡医院、麻疯病人收容所、蒸汽浴室、瘟疫患者埋葬所自不待言，彼等之名医奥希尔家族、奥希基家族、奥利家族，亦均孜孜不倦制定了能够使病人及旧病复发者康复之种种疗法——不论彼等所患为乳毒病、痲病抑或痢疾。凡属有意义之社会保健事业，咸须慎重进行筹备。彼等遂采取一项方案（不知为深思熟虑之结果，抑或出自积年累月之经验，尚难断言。因后世研究者意见纷纭，迄今尚无定论）：分娩乃女性所面临之最大苦难。当此之际，只需交纳微不足道之费用，不论其家道殷实，抑或仅能勉强糊口，乃至一贫如洗，产院律施以必要之医疗，俾使孕妇免遭任何可能发生之意外。

就孕妇而言：产前产后均应无任何忧虑，因全体市民皆知，倘无伊等多产之母，任何繁荣皆无从实现。彼等深知只因有母性，彼等方能享有永恒与神明，死亡与出生。临盆用车辆将孕妇送到产院，其他妇女受此启发，亦纷纷渴望由该院收容。众人在产妇身上见到一位未来的母亲，产妇则感到自己开始受到爱护。伟哉，此乃彼稳健国民之



功绩！不仅目睹而已，更应赞许传颂。

婴儿尚未诞生，即蒙祝福。尚在胎中，便受礼赞。举凡此种场合应做之事，均已做到。分娩之前，众人即凭借明智之预见，将助产妇所守护之卧榻，有益于健康之食品以及舒适而洁净之褓襦一一备齐，一如婴儿已呱呱坠地。另有药品以及临盆孕妇所需之外科器械，一应俱全。此外，尤匠心独运，于室内悬挂寰球各地绮丽风光，并配以神明及凡人之画像。孕妇身怀六甲，产期临近时，即为分娩而至此浴满阳光、构造牢固之广厦。此乃清洁华美的母亲之家，四周景物赏心悦目，促使腹部蠕动，从而得以顺产。

夜幕即将降临之际，流浪男子仁立于产院门口。此人属以色列族，出于恻隐之心，踽踽独行，远途跋涉而至此产院。

安·霍恩乃本院院主。彼在此院设有床位七十张，孕妇卧于床上，强忍阵痛，生下健壮婴儿，即如天主派遣之天使对玛利亚所言者。两白衣护士彻夜不眠，在产房中巡视，为产妇止痛治病，每年达三百次。二人兢兢业业为霍恩看守病房，确属无限忠诚之护士。正当护士恪尽职守之际，一名护士忽闻一心地温良者至。伊遂裹上头巾，趋前将门启开。俄尔但见一道令人眩目之闪电，蹿遍爱尔兰西部上空。护士不禁畏惧，疑为怒神降临，欲以倾盆之雨将人类毁灭殆尽，以惩其所犯罪愆。护士忙在胸前划十字，并邀来者速进陋室。男子接受其盛情，遂步入霍恩产院。

来访者深恐冒失，乃执帽伫立于霍恩产院之门厅内。盖彼曾偕爱妻娇女与此护士住于同一屋顶之下。兹后海陆漂泊长达九年之久。某日于本市码头与护士邂逅。护士向



彼致意，彼未摘帽还礼。今特来恳请护士宽恕，并解释曰：上次擦身走过，因觉汝极其年少，未敢贸然相认。护士闻言，双目遽然生辉。面庞倏地绽开红花。

此时护士乃将目光转向来者身着之黑色丧服，并满怀忧戚，讯及彼有何伤心之事。后又消除疑虑。彼问及奥黑尔大夫可曾从遥远之彼岸捎信来？护士不胜悲伤，乃叹曰：奥黑尔大夫已升天堂矣。男子闻讫，哀痛万分，肠断魂销。此刻护士方倾诉全部情况，对英年早逝之友深表哀悼，然又谓此乃出于天主正当之旨意，不敢妄加评议。护士云：蒙上主恩宠，彼临终已向主持弥撒之神父忏悔，并领圣体。病体被涂以圣油，获得清清白白之善终。男子诚心诚意讯问护士，死者因患何疾而终？护士答曰，彼在莫纳岛死于肠癌。不日到来之圣婴孩殉教节为其三周年忌辰。护士向大慈大悲之天主祷告，俾使彼亲爱之灵魂获得永生。该男子闻护士所陈可悲之经过，持帽瞠目凄然而视。二人伫立片刻，均沉浸于阴郁哀思之中。

故人生在世，俱应预想其最终之归宿。举凡母胎所生者，终必面临死亡，并化为尘埃。我等赤条条来自母胎，亦终必仍赤条条而去。

该男子问护士曰：彼待产之妇女情况如何。护士答曰：妇人之阵痛已持续三昼夜，诚属无法忍受之难产，然而即将产矣。伊复曰，余曾目睹多少妇女之分娩，从无难产至此者。伊遂将经过情况向曾在此间居住之男子和盘托出。男子聆听其言，洞悉妇女为分娩所受之痛苦，频感惊异。彼端详伊在任何男人眼中均不失为俊秀之脸庞，并纳闷伊为何多年来停留于佣人身份。九年来，每年十二次月经，



责怪伊何以仍不受孕，而使血潮徒然流失。

当彼等谈话时，城堡之门开启，众多就餐者之喧嚣声在近旁响起。名叫迪克森之年轻学生（一名骑士），步向彼等站立之处。旅人利奥波德与彼相识。盖该学生骑士因故服务于仁慈圣母医院之际，旅人利奥波德曾被一可怕丑陋之龙用标枪刺穿胸膛，负重伤，前往就医。骑士曾于伤口上涂以大量挥发性油及圣油，予以妥善处置。此时对利奥波德云：“欲入城堡与众人喝酒作乐欤？”旅人利奥波德为人谨慎机智，答以另有去处。妇人深知利奥波德乃是出于慎重而说谎，但因对彼抱有同感，遂嗔怪学生骑士不该如此建议。然而学生骑士既不容旅人说一“否”字，不允许旅人违背己意，对妇人之谴责更充耳不闻；乃曰：“那是座何等神奇之城堡。”旅人利奥波德周游列国，长途跋涉，时而纵欲，四肢酸痛，遂入堡歇息片刻。

城堡中央设芬兰桦木桌一座，系由该国四名侏儒所支撑。彼等被妖术蛊惑，动弹不得。桌上摆有大小刀剑若干，寒气逼人；此刀剑均于冶炼魔王之巨大洞穴中，以白色火焰铸成，再套以群栖于当地的水牛与牡鹿之角。此外还有凭着玛罕德之魔法以海沙与空气制成，并由魔术师以丹田之气吹制的许多容器。桌上珍膳佳饌样样俱全，无人能做出如此丰盛美味之菜肴。尚有银缸一只，其盖须用特殊技巧方能开启。内横卧无头怪鱼。此情此景，心存疑窦者非亲眼所见绝难相信。诸鱼浸于运自葡萄牙的油液中；此液脂肪甚丰，酷似榨自橄榄之油。堡内，凭借魔术从迦勒底所产丰腴的小麦胚胎中制成之混合物，又以烈性酳剂使之奇妙膨胀为状如大山之物。彼等并还将长竿插于地中，令



蛇缠于竿上，并在蛇鳞中酿出蜂蜜酒般之饮料。

学生骑士嘱为贵胄利奥波德斟酒，劝彼畅饮，一似座中众人。贵胄利奥波德为了讨好，乃掀起面甲，略加品尝以示亲睦。然而彼素无饮蜂蜜酒之习惯，遂将酒杯置于一旁，少顷潜将大半杯倾入邻人杯中，邻人则浑然不觉。彼在堡内与众人同座片刻，以便歇息。感谢全能之主。

此刻，善良之护士伫立门口，恳请众人出于对我等祭坛主耶稣之敬畏，中止欢宴，因楼上一位有身孕之贵妇即将分娩。利奥波德爵士闻楼上尖叫声，正疑此声发自何人：子欤？母欤？“怪哉，”爵士曰，“迄未生而今方生乎？何其太久！”惟见桌子对面坐一长乡绅，名利内翰，二人同为享有崇高荣誉之骑士。利奥波德稍长几岁，遂文雅恳切地启口云：“承蒙天主恩宠，伊即将安产，喜得婴孩，伊已等候甚久矣。”酩酊大醉之乡绅乃曰：“此子便是时刻所盼企者。”不待人请或劝，彼即举起眼前之杯，曰：“曷不痛饮！”乃畅饮一通，祝母子健康。盖彼素以擅长寻欢作乐著称。利奥波德爵士为曾莅临学生食堂之最佳宾客，彼乃将手伸到母鸡下腹之最温顺和蔼的丈夫，亦为世上最忠实地向贵族小姐奉献爱情之骑士，遂殷勤地干了杯。彼思忖妇女之苦难，不胜惊奇。

话题转至众人肆饮大醉上。桌子两侧就坐者为：仁慈圣母玛利亚医院二年级学生迪克森，其伙伴医科学生林奇和马登，乡绅利内翰、阿尔巴·隆加出身之克罗瑟斯，以及青年斯蒂芬。斯蒂芬面庞酷似修士，坐于上座，另有不久前因表现出豪饮之勇而获得“潘趣·科斯特洛”之雅号的科斯特洛（座中除了青年斯蒂芬而外，彼乃最烂醉如



泥者，越醉越讨蜂蜜酒喝)，再有即是谦和的利奥波德爵士。此刻众人在等候青年玛拉基，他曾允诺前来。心感不悦者责彼何以爽约。利奥波德爵士留于席间，盖彼与西蒙爵士及其公子、青年斯蒂芬亲密无间。彼长途跋涉后，备受殷勤款待，倦意渐消。恋情驱使彼到处飘泊，此刻却满怀友情，不忍遽然离去。

彼等均为聪颖学生，乃就分娩与正义展开辩论。青年马登强调，在此种情况下，听任产妇死去未免过于残忍（数载前，如今已谢世的一名艾布拉那妇女即于霍恩产院面临此问题。伊逝世前，全体医师及药剂师曾为伊会诊）。众人又云，创世之初，曾谓妇女须经历“生产的阵痛”，因而应让伊活下去。持同样见解者断言，青年马登所云听任产妇死去有昧良心之语，乃是真话。尽管心术不良者并不相信，但不少人，其中包括青年林奇在内，均认为现世正被空前的邪恶所支配，而法律及法官均矫正乏术。乃祷告曰：“天主啊，乞予匡正。”话音甫落，众口齐声叫道：“不，童贞圣母玛利亚在上，妻子应活下去，让婴儿死掉。”争论与饮酒，使彼等面泛红晕，乡绅利内翰惟恐席间缺乏欢乐，频频为众人斟上浓啤酒。青年马登遂原原本本告以实情，并云产妇如何一命呜呼，其夫凭借虔诚之信仰，遵从托钵修士与祈祷僧的劝诫，并根据彼对阿尔布拉坎的圣乌尔但所发之誓，曾如何祈愿勿让伊死去。众人听罢，哀痛不已。青年斯蒂芬曰：“诸君，俗众间亦频频窃窃私议。而今，婴孩及其母，一在混混沌沌的地狱外缘，一在炼狱火焰中，偕崇敬造物主。然而，按照天主之旨意，本应生存之灵魂，我等则逐夜消灭之，岂非对圣神，天主



本身，上主以及生命之赐与者犯下罪孽？因为诸君，”彼又云：“我等之情欲犹如过眼浮云。对我等内部之小生命而言，我等仅一媒介而已。大自然冥冥之中另有用意。”青年迪克森旋即对潘趣·科斯特洛云：“汝解其目的乎？”然而彼烂醉如泥，仅曰：“为了发泄郁积之情欲，只要有机会，则不拘他人之妻、处女，抑或情妇，一概奸污之。”此刻，阿尔巴·隆加的克罗瑟斯吟咏了青年玛拉基为每千年长一次角的独角兽所作之赞歌。众人竖耳聆听，皆笑且讥之，曰：“以圣福蒂努斯之名发誓，众所周知，凡是男子能够做到者，其器官均能做到。”在座者嘻嘻哈哈大笑一通，惟有青年斯蒂芬与利奥波德爵士则毫无笑意。奥波德虽不言，想法却与众不同。不论是谁，在何处分娩，彼均抱有恻隐之心。青年斯蒂芬傲然谈及母亲教会欲将彼推出其怀抱，谈及教规以及堕胎之守护神夜妖利利斯。并谈及妊娠之种种原因：或由风播下光辉的种子，或通过吸血鬼之魔力嘴对嘴地怀上了孕；或如维吉尔所云，借西风之力，或借月光花之腥臭，或与一名刚跟丈夫睡过觉的女人刻不容缓地去睡觉。据阿威罗伊与摩西·迈蒙尼德之见解，或入浴时亦能怀孕。彼又云：“次月底，胎儿被注入一具人类的灵魂，我等神圣之母为了天主更大之光荣，永远庇护所有灵魂。而地上之母仅只是一头下仔的母兽而已，依照教规理应死去。掌握渔夫印玺之圣彼得亦如是说。神圣的教会永远建立在磐石彼得之上。”众单身汉问利奥波德爵士曰：“在类似情况下，汝为拯救一条命，不惜让产妇冒丧命之危险乎？”彼为人谨慎，为了做出迎合众人心意之答复，手托下颚，乃按习惯诡称：“吾



虽外行，却挚爱医术；目睹如此罕见之事件，吾以为母亲教会如能同时拿到诞生与死亡之献金，确为一举两得之好事。”遂用此言岔开彼等之质疑。“此话确实不假，”迪克森曰，“倘使吾未听错，亦堪称意义深长之语。”青年斯蒂芬闻讫，喜出望外，并断言：“偷自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每当酒醉，彼即狂态毕露，今又故态复萌矣。

然而利奥波德爵士嘴上虽如是云，却忧心如焚。盖彼仍怜悯因产前阵痛而发出骇人尖声喊叫之产妇也。彼亦念及曾为彼产独子之贤夫人玛莉恩；因医疗乏术，命途乖舛，该婴生后十一日即夭折矣。伊为此横祸痛心疾首。时值隆冬，伊惟恐亡儿冻僵，尸骨无存，遂以通称为羊群之花的小羊羔毛制一精致胸衣，裹于儿身。利奥波德爵士失却嗣子后，每当目睹友人之子，即怀念往日之幸福，遂沉浸于凄楚之中。悲的固然是与心地如此善良之子嗣永别（众人皆对彼之前途寄予厚望焉），亦同样为青年斯蒂芬哀伤，盖彼与诸荡儿为伍，饮酒狂闹，将财产糟踏在娼妓身上。

此刻青年斯蒂芬将空杯斟满，倘非较彼谨慎者出面拦阻，则所余即无几矣。斯蒂芬继续忙于劝酒，既祈愿获得教皇之祝福，又提出为基督之代理干杯，并曰，教皇堪称布雷教区代理主教。斯蒂芬曰：“干杯，诸君，且饮蜂蜜酒。虽非属吾肉身，此亦吾魂魄之象征。对仅靠面包而生存者，赐之以面包。勿愁酒将匮乏。面包使人沮丧，酒则带来慰藉。且看！”言罢，遂亮出贡品：闪闪发光之硬币及金饰师所制钞票，共计二镑十九先令。谓此乃彼所作歌曲之报酬。在座者均知彼素来拮据，故见此巨款，均惊异不止。此时，彼陈辞如下：“诸君，且听吾言，于时间之



废墟上筑造永恒之宫殿。此话何解？情欲之风摧残荆棘丛，随后荆棘丛在时间之小园中萌芽，绽开玫瑰。聆听吾言：在女子的子宫内，道成了肉身，然而在造物主心中，所有必将消亡之肉身，一概变成不会消亡之道。此乃第二创造也。凡有血气者，均来归顺。我等强有力的母亲，可敬之母，孕育了为凡人赎罪者（即救世主、牧人）之贵体，其名何其有力。伯尔纳此言不谬矣！圣母玛利亚拥有向天主恳求的全能之术。吾辈凭借连绵不绝之脐带与之保持血缘的远祖，为了一只便宜苹果竟将我等子孙、种族，祖祖辈辈悉数出卖，而玛利亚作为第二个夏娃，正如奥古斯丁所云，拯救了芸芸众生。问题在于：第二个夏娃知晓基督乃是神之子，伊身为童贞之母，汝子之女，仅只是造物主所造之物；抑或不知基督乃神之子，与住在杰克所盖之房中之渔夫彼得以及木匠约瑟（彼乃使一切不幸婚姻获得圆满之主保圣人）一道不认耶稣或对耶稣不予理睬。因利奥·塔克西尔告诸吾曹，使伊沦至此步尴尬田地者，圣鸽也。天主可怜我等！非变体论即同体论，然而绝非实体下。”众人闻讫，大叫曰：“此言可鄙矣。”“受孕无愉悦，”彼曰，“分娩无阵痛，肉身无疤痕，腹部未鼓起。好色之徒自可虔诚、热烈礼赞之。吾曹断然予以抵制，抗拒。”

此时，潘趣·科斯特洛砰然以拳击桌，唱起淫猥小调《斯塔布·斯塔布拉》，谓醉汉使阿尔马尼一少女有了身孕云，并径自吆喝道：

头三个月身上不舒服，斯塔布。护士奎格利遂从门口怒吼曰：“不害臊吗！安静点儿。”盖伊一心一意欲在安



德鲁君到来之前，将一切整顿就绪。惟恐无聊之喧嚣，有损于伊值勤之声誉，理应敦促彼等切记之。老护士面带戚色，神情安详，步伐稳重，身着暗褐长袍，与其布满皱纹之阴郁面庞颇为相称。此番劝诫当即见效，潘趣·科斯特洛遂成为众矢之的。彼等或软硬兼施，给以教诲，或郑重严肃训斥此村夫。齐声谴责曰：“遭瘟之白痴！”“冒失鬼！”“乡巴佬！”“侏儒！”“私生子！”“废物！”“猪小肠！”“乱臣贼子！”“生在阴沟里的！”“不足月份的！”“闭上汝那为神诅咒之猴嘴，少说酒后之胡言乱语！”以举止温和镇静为特征之贤明绅士利奥波德亦建议曰：“当前乃最神圣之时刻，亦为最不可侵犯之时刻。霍恩产院应为静谧氛围所笼罩。”

长话短说。随后，埃克尔斯街仁慈圣母玛利亚医院之迪克森君乃会心一笑，问青年斯蒂芬曰：“汝为何未立誓出家当修士？”彼答曰：“在胎中必顺从，入墓后自贞节。余毕生受穷，实非出自本意也。”利内翰君立即驳斥曰：“吾风闻汝之恶行。”遂将所闻一一道来：谓彼曾玷污信任彼之女子那百合般之贞操，此乃未成年者之堕落行为也。举座咸证明确属事实，乃欢声大作，为彼做人之父而干杯。然而斯蒂芬曰：“与汝等所想大相径庭。吾乃永恒之子，至今仍为童贞。”闻讫，众人愈益欢呼，对彼曰：“汝之婚礼犹如祭司于马达加斯加岛上所举行之稀奇仪式：剥掉新娘衣裳，使其失去贞操。新娘身裹素白与桔黄嫁衣，新郎着洁白与胭脂色衣，点燃甘松油脂及小蜡烛，双双躺在新婚床上。众教士齐唱。‘主啊’及赞歌‘为了通晓性交之全部奥秘’，直至新娘当场被破瓜为止。”斯



蒂芬遂将敏感之诗人约翰·弗莱彻君与弗朗西斯·博蒙特君所作《处女之悲剧》中旨在开导情侣之精彩结婚小调教给众人。在维金纳琴和谐伴奏下，反复唱叠句：“上床！上床！”此首绝妙而优美动听之喜歌，给予年轻情侣莫大慰藉及信念。彼等在男女宾相所持馥郁华丽之花烛照耀下，来到颠鸾倒凤所用之四脚舞台跟前。“彼等二人幸得相会矣，”迪克森君喜曰，“然而，年轻的先生，且听吾言，彼等毋宁改称博·蒙特与莱彻。这一结合，成果必甚丰。”青年斯蒂芬曰，彼记得一清二楚，彼等二人共享有一名情妇，伊实为娼妇是也。彼时生活中充满了欣喜欢乐，伊周旋于二人之间。家乡风俗对此甚为宽容。“一个人让妻子与友同寝，”彼曰，“人间之爱莫此为甚。‘汝去，照样为之！’此言，或其他有类似含意之言语，系出自曾在牛尾大学开‘法国文学’钦定讲座之查拉图斯特拉教授。此人赐与人类之恩惠，无人企及。带陌生人入汝之圆形炮塔，汝必睡次好之床，否则大难必然临头。弟兄们，为吾本人祈祷。众人遂曰：‘啊们。’让爱琳记住历代之年，上古之日。汝何以不尊重吾人及吾言，擅将陌生人引进吾门，于吾眼前行邪淫，如耶书仑，渐渐肥胖，踢踢踹踹。因此，汝背叛光犯下罪行；致使汝主沦为众仆之奴。归来兮，归来兮，米利族，勿忘吾，噫，米列西亚族。汝为何在余眼前作恶，为一名药喇叭商贾踢开余？汝女为何不认余，并与罗马人及不通语言之印度人共寝于豪华床榻？看哪，吾民，自何列布、尼波与比斯迦以及哈顿角峰，俯瞰那流淌奶与钱之地方。然而，汝供余饮者，苦奶也。余之太阴与太阳，则被汝永远消灭之。汝将余永远撒在苦



难黑暗之路途上。汝吻吾唇时，有股湿灰气味。此乃内心之黑暗也。”彼续曰：“以《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之睿智，亦未能使其豁然开朗，甚至只字未提。来自苍穹之黎明已破地狱之门，并造访极偏远之黑暗。对暴虐习以为常，遂麻木不仁矣（正如塔尔关于亲爱的斯多葛派所云）。哈姆莱特之父即不曾将燎浆泡之疤痕出示王子。出现于人生白昼之不透明，犹如埃及之灾害，惟有生前与死后之黑暗，方为最适当之场所与途径。然而万物之目的及终局多少均与发端及起源相一致：即诞生后逐渐发育成长，随后则依自然法则，朝终局缩小、退步，以后退之变化告终。吾曹在天日下之生存，亦同于上述众多相对关系。三名老姊妹为吾曹接生：吾曹涕哭、长胖、嬉戏、接吻、拥抱、别离、衰老、死亡。伊等则屈身俯视我等遗容。初卧于老尼罗河之畔芦苇丛中用枝条所编之床上，得到拯救。最后，伴以山猫与鸮鸟之齐声哀鸣，埋葬于隐蔽之墓中。该墓之所在无人知晓，吾曹将受何判决：赴陀斐特抑或伊甸城，亦全然不知。回顾后方，欲知吾曹存在之意义，起源于何等遥远地域，亦不可得矣。”

此刻，潘趣·科斯特洛高声引唱《斯蒂芬，唱啊》。彼大叫曰：“看，智慧为自己盖起一座殿堂，乃造物主之水晶宫，宽敞、巍峨、永恒之苍穹，井然有序，找到豌豆者即奖给一便士。”

瞧，巧匠杰克盖起了大房，
看，满溢的麦芽存了多少囊，
在杰克约翰露营的漂亮马戏场。

呜呼！阴沉沉之器物破碎声响彻街头，发出回音。托



尔在左边轰鸣。掷锤者之愤怒可畏。暴风雨袭来，使科斯特洛之心得以沉静。林奇君瞞彼曰，力戒对人出口不逊，肆意谩骂，盖其应下地狱之饶舌与褻读神明之言词，使神震怒也。彼原先肆意寻衅，而今则面色倏地发白，引人注目，并缩成一团。其始气势汹汹，俄而闻言丧胆，雷声隆隆之时，心在胸膛内狂跳不已。有人挖苦，有人嘲笑。潘趣·科斯特洛复狂饮啤酒，利内翰君发誓曰：“吾亦效之。”此言既轻浮且具挑衅性，不值得理睬。然彼吹牛大王则叫嚣曰：“即便神老爹藏于吾杯中，与吾何干？吾决不落后。”然彼乃蜷缩于霍恩大厅之内而出此言，愈益显示其懦弱之至也。为鼓起勇气，彼遂将杯中物一饮而尽。此时雷声经久不息，遍及苍穹。马登君耳闻世界末日之霹雳信号，一时满腔敬畏，捶胸不已。布卢姆君则趋近吹牛者，以缓和其巨大恐惧，并安慰曰：“吾仅略闻噪音。看，雷神头部降雨矣，此皆正常之自然现象耳。”

然而青年吹牛大王所怀恐惧，因“安抚者”之语而消失欤？否。盖彼胸中插有尖钉，名曰苦恼，非语言所能消除者也。彼能安详若布卢姆，虔诚若马登乎？彼虽愿如此，却未能如愿。但彼能否努力重新觅到少年时代赖以为生之“纯洁”瓶欤？诚然，彼缺“圣恩”，无从寻觅该瓶，奈何。彼是否在轰鸣中闻得“生育”神之声，或“安抚者”所云“现象”之噪音乎？闻欤？若非塞住“理解”之管（彼并未塞），彼必闻之。通过该管，彼始领悟自己位于“现象”之国，迟早必死。盖彼一如他人，在进行一场即将消逝之演出也。彼肯于接受死亡，如他人一般消逝乎？彼绝不欲接受。“现象”根据《法则》一书，命令彼从事



男人与妻子所行之举，彼亦断然拒绝。盖彼不欲从事更多之演出也。然彼对被称作“信吾者”之另一国土，“欢喜”王之福地，无死、无生、不娶不嫁、无母性、凡信仰者悉能进入之永恒之地，一无所知乎？然。“虔诚”告彼以该国之事，“节操”指示彼以通往该国之路。但途中，彼遇一形貌艳丽之妓，自称“一鸟在手”，曰：“呔，汝美男子，跟吾来，带汝赴一极佳之所。”一片甜言蜜语，将彼从正路诱人歧途！凭借甜嘴蜜舌，将彼引入名“双鸟在林”之洞穴，学者或称之为“肉欲”。

此乃在“母性之舍”中围桌而坐之众人所渴求者也。倘彼等遇该妓“一鸟在手”（伊栖于一切瘟疫、怪物及一个恶魔中），势必竭尽全力接近之，并与之交媾。彼等曰：“信吾者”系一观念而已，无从领会。首先，伊诱彼等前去之“双鸟在林”，乃天下第一洞，内设置四枕，附四标签，印有“骑角”，“颠倒”、“赦颜”、“狎昵”字样。其次，“预防法”给彼等以牛肠制成之坚固盾牌，对恶疫“全身梅毒”及其他妖怪，亦无须惧怕。第三，凭借称作“杀婴”之盾牌，恶鬼“子孙”亦无从加害于彼等。彼等遂沉湎于盲目幻想。“挑剔氏”、“时或虔诚氏”、‘狂饮猴氏’、“伪自由民氏”、“臭美迪克森氏”、“青年吹牛大王”以及“谨慎安抚者氏”。呜呼，尔等不幸之徒，皆受骗矣。盖该轰鸣巨响乃上主无比悲愤之声，因彼等违背上主繁衍生息之令，肆意滥用浪费，上主遂伸臂扬弃彼等之灵魂。

于是，六月十六日（星期四）帕特里克·迪格纳穆卒于脑溢血。葬于地下。久旱之后，天降喜雨。一名运泥炭

